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

楊霽園詩文集

鄧玉滿敬題



念奴娇

我生芒种

到如今

多少亲尝忧乐

五十年华犹有母

天许娥儿长作

世繁模翻

诗葩怒放

爱说遥遥恶

旧田无恙

一犁东海山脚

何事抛冷长镜

隔云凝望

好与春愁约

香镜倚楼羞不了

肠断春陵城郭

难拟收心

桑麻闲理

改尽前番错

惠风吹暖

渔人醉次丘壑

满江红

南极光明

寿耆相

图画在天

人间有

黑头老子

料理琼筵

一刻千金都是宝

风清云淡午如年

愿老人

含笑尽盘餐

神采鲜

团栾坐

同气聊

会兰室

话桑田

想别处英雄

剑戟为耕

借足男儿终有用

封侯归谒未无嫌

问几时

青鸟下蓬萊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①

楊霽園詩文集

鄭士滿敬題



宁波出版社

序一

今朝乃农历戊子十二月二十五日。除夕将临，家家喜迎新春。在此之际，贺即联想每岁中秋最畏、最可悲之日。嘻！吾先君歿于是日，贺不见遗容至今已六十余年矣。墓在岐西山之阳，距吾乡十里许，何梦之而勿见，听之而勿闻，哭之而勿蒙慰，今吾父何在耶？

岁岁清明，吾侄光型夫妇由象山丹城前来扫墓，然贺已十余年未曾趋墓躬谒，以山径崎岖，步履艰难，实力不从心也。丁亥春，政府大力整理土地美化环境，有关地界之坟墓尽被拆迁，吾父之墓亦在其列。后由弟子郑君学溥，大婿桑文磁，小婿卢静安暨在杭州工作之大外孙卢竹音等竭力呼吁，甬上诸文人纷纷响应，其以为“霁园先生系宁波爱国文士，文化教育界之名人，其墓具有文物价值，应予以保留”。后经政府调研，情况属实，行文决定作为文物，予以保留。孙杨光型以花岗石勒成碑文，树立墓侧，以资后人瞻仰。

先父志高学博，治学严谨，育人不倦。律己极严，待人宽厚，其对吾姐弟妹四人之恩，令贺歿齿难忘。今贺时时悲吾先父生前故人凋丧已尽，及门弟子在世者亦晨星寥寥，不过四五人而已矣。生而知之者少，歿又未逮中寿，其赖文字以传者，又将泯焉。

天锡之幸，今国家强调弘扬国粹，崇尚传统文化，鄞州区政协诸领导竟能念及吾先父散逸之遗著，集之成册，将于翌

年冬季前付梓问世。先父之遗著能保存至今者，有赖于象山丹城恩师郑鼻峰先生在浩劫时，冒风险而不顾安危，其精神之行为令人钦敬不已。

吾原有姐弟妹四人，不幸诸昆先贺作古，而今孑然一身，虚度九十又三，愤毫弩钝，不时涕零，而未能自己者。今吾先父墓已保留，遗集又将问世，若先父有灵，当可获慰于幽冥矣。现勉成拙作，词拙才疏，草草成文，必多疏漏，尚望诸君共教正之。

岁戊子季冬仲女贺孺敬叙

序二

先祖讳翰芳(1883—1940),字蓁荫,号霁园,宋爱国将领张世杰二十三世孙。世杰殉国后,其子改从母姓杨。先祖二十岁考中秀才第一名,鼎革后绝意仕途,栖隐乡山以养亲,并教授学徒,专研古文学,平生著作甚丰。《黄林集》、《傅港集》、《五慎山馆联语》已由门人朱君襄先生等付梓行世。其他尚有《庸溪日录》手稿三十余册,皆毁于浩劫。在保存先祖遗著过程中,以象山郑鼻峰先生最为成功,事详家姑母杨胥孺之序言中,兹不述。

岁月荏苒,时代又重利轻义,先祖遗著,行将淡忘。迩来,鄞州区政协诸领导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拟出版先祖遗著,约定2009年冬付梓,型闻悉之下,不胜雀跃,此举不但有利于先祖,有利于乡土,对全国亦有补益也。今型谨为数语以序,言难尽意,聊表内心而已。

岁己丑初春孙光型敬拜叙。

杨霁园先生生平及著述

杨翰芳(1883—1940),字蕤荫,号霁园,别署庸溪钓人,学界多称“霁园先生”。鄞州区瞻岐镇西岙人,宋末爱国将领越国公张世杰二十三世孙。世杰殉国后,眷属避居于此,子孙改从母姓。霁园先生出生在颇有名气的儒学家庭,祖父杨人慈因纳家财输军饷,被授予奉政大夫;父杨竹孙为太学生,有文名。父辈极为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因此霁园先生自幼受到严格而有效的传统文化熏陶。由于他资质聪颖,博闻强记,这种教育十分奏效,才周岁就吟诵唐诗五言绝句,3岁诵读《孝经》和《神童诗》,5岁起诵读《诗》、《书》、《易》三经,数十百千字背诵起来竟能做到只字不误。6岁起进而读其他经书,13岁时熟读“十三经”这一整套浩瀚的儒家经典。至此,祖父为其设家塾,延名师,但少有人前来应聘。14岁开始系统地研读经史子集中重要的文献著作。15岁(1897年)奉命参加鄞县童生岁试,在众多童生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一。此后在以翰林为山长的“四明书院”攻读期间,习策言、写试帖,进步更快。每月月试时纵笔疾书,不拟草稿,师长都称赞其才思敏捷。

20岁(1902年),科举考试,名列诸生第一。此时清廷有诏:优异生员可入京师大学堂进修,谋取功名前程。他虽在此列,但禀性耽道嗜古,不愿苟慕时荣,毅然放弃了这个机会。此后因时局动荡,又侍母至孝,所以更加绝意仕进。究其志

意,在于一生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绍述儒学传统,为国学传承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

29岁(1911年),辞去应聘未久的慈溪学堂教职,毅然返回家乡隐居,从此足迹不入城市达十余年之久。他先寓居于黄鹤溪指南庵,与僧侣为伴,一起耕耘种植,同时吟诵著述,早夜不倦。此时慕名前来拜师的年轻才俊达数十人之多。他们分别来自鄞县(含今宁波市区)、象山、奉化、慈溪、镇海等地。32岁(1914年),搬迁到岐西福叙庵,称“养微山舍”,辟“余园”,在此受学弟子更多。34岁(1916年),设法为两名自学能力强的高足另住山居庵,后又为四名高足另借杨氏祠堂,辟“又园”。

40岁(1922年),门人朱浩、朱骧闻康有为于上海天游书院讲学,经先生支持,常往访康氏,游历其门。康有为因此闻霁园先生名,“论天下计,书问往还十余通”。康氏敬重霁园先生为人和学问,不呼其名字,惟称“杨隐君”。后康氏去世,霁园先生代门人撰写挽联,以评价公允,属对精巧,感情真切,被文化界广为传诵。

43岁(1925年),应门人请,师徒偕游湖南,虽不足一月,但得诗文80余篇(首),结成《吴楚游稿》一册。他在跋文中写道:“此册多成于舟车中,倚窗凝思,凭栏远眺,往古事成败,当前物象,惠然来赴。灏灏踳踳,几与江水同其短长,若不可遏止者。犹不专事此,多割弃之。使必令其题遍湖山,固不难也。岂其才之赡乎?……十年卧穷山而一朝游,宜其然也。”

46岁(1928年),又应门人请,偕游河北,历时50天,复得诗文90余篇(首),结成《幽燕游稿》一册。游历中他结识了若干当时有名的文人、诗人,如陈宝琛。陈为同光体闽派著名诗人,光绪前期清流首领之一,因触怒慈禧罢官,后为溥仪帝师。获其知遇,曾亲书联语赠之:“谁能道我腹中事?何不

于君纸上听。”又如郑孝胥。郑当时为湖南布政司、著名诗人、书法家，两人成了文字之交，彼此赋诗唱和。郑且替霁园先生书写生圻大字，其碑今尚为保存。再如奉化毛思诚，与霁园先生乃是知交。毛在重庆身居要职，荐之以文教重任，婉邀其前去重庆，霁园先生不愿前往，为书答道：“读圣贤书，掌天下文教，回轸一时风气，岂非平生之志？然不能不为吾母屈。依膝长为海岸农夫，实吾命也。吾意已决，请安之。”

48岁(1930年)以后，应知交、前清举人史渔隐盛情邀请，在史的东钱湖畔家宅设馆，馆名“殷斋”。这段离家处馆的日子长达8年之久，两地相距虽也不过数十里，但对他来说，这是不得已中的选择。众所周知，他在地方上以孝道出名，当年父亲去世时，他亲自抬棺，挖地掘土；每年祭祀，总是嚎啕大哭，跟新丧一样。而老母年迈，几天不见儿子就思念哭泣，这不能不令他心疼。每次回家，他总是跟老母联榻，病痛时更移作同榻，对老母百般呵护，护理有加，如亲捧茶水汤药，小心搀扶便溺，亲手涤洗便器，——如此一夜要起身有三四次之多，待老人逐渐安宁下来，自己方才得以安息。也正因为如此，他甘心隐居，不忍心外出。按理他是不会去别处设帐教书的，可他有自己的苦衷，是沉重的生活重担迫使他不得出去谋生。一次，他因在东钱湖患足气病不愈，友人建议他离此外出求医。他在信中答道：“母已笃老，予尚离侧，纵不嫌(东钱湖地处)卑湿，亦(不孝之)罪人也。然而家食乎苛税……习俗以秽恶相闻，里邻以痛苦来诉，旬月之间，乡人以微产被(强)盗捉去者十之一二，以重捐被官捉去者十之七八。”再说当时国民党官府有人寻衅于他，所以他只能如此抱疾守馆。

50岁(1932年)，伪满州国出台，郑孝胥竟冒天下大不韪出任伪总理，其间郑曾写信邀霁园先生去彼，被先生断然加以拒绝。

56岁(1938年),日寇侵华深入,老母思念倍切,霁园先生遂离东钱湖馆还家侍亲。次年,国民党地方当局某掌权者听信谗言,竟然以所谓“保护”为名,强迫霁园先生和门人朱骧一起迁居黄古林,后转徙集士港。对于这种莫须有式的政治迫害,霁园先生师徒坦然以对,日夜吟诵撰述不辍。逝世后,门人为霁园先生此时所作的诗歌编录成诗集二本,朱骧亦得诗集一本。半年后查明,他的爱国立场昭然,流言蜚语毫不足信,经当局赔礼道歉后返回乡里。

58岁(1940年),霁园先生在为同族老人料理后事时,不幸染时疫去世,其才学出众的独子杨炅亦于次日同罹此难。

杨炅,字望儒,从小胸有大志,才华横溢,不但擅长诗文,且以书法称,可惜死于非命,终年才22岁,有《闲云楼遗稿》存世。杨炅之子光型三岁丧亲,然忠厚孝悌,能传承家风,早年旅食江西,得二姑前去照顾,后又得祖父门生郑安国先生悉心关照。1983年,他有诗纪念其先祖父百岁冥寿,引述如下:“迢迢祖德千秋后,清白遗风弈世中。苦趣而今消或尽,宜将甘旨荐家公。”

霁园先生有女二人,长名贺孺,适大嵩桑文磁,次名贺孺,适夹岙卢石臣,二婿也是霁园先生的门生,父辈均为杨家世交。姐妹俩均未上过正规学校,依靠父亲和师兄的教育和勤勉力学,都能熟练地阅读、写作古文和旧体诗。贺孺性好诗歌,患沉疴弥留时口述若干首幸存于“文革”期间的残稿,由次子炳蔚给以笔录,这些作品多为平日题咏。贺孺亦好诗歌,书法也可观,近日出版的《卢静安诗词选集》实为其耄耋伉俪(均已逾九十高龄)的合集,其中贺孺怀念郑安国先生的诗作为《中国诗歌精品选》所刊用。

霁园先生是位有多方面成就的经学家、古文家、诗人、书

法家,在国学研究和创作领域,均有不同凡响的建树,可为称道的甚多,《鄞县县志》、《宁波市志》和宁波地方史料均有记载,乃是浙东著名的文化人士。他一生在事业方面的成就是很值得后人记取的。

首先,他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捍卫者和实践者。由于生活在晚清和民国,沉重黑暗的社会现实让他感到有种不堪重负的压力,因此使他感触良深,加上儒家的道德观念又深入骨髓,以致早年就萌生了“守素抱朴,砥砺气节”的人生感念。终观其一生,能将儒家思想与个人世界观、人生观融合无间,做到心口如一、身体力行,极其严格地履行儒家道德,恪守儒家操行,被门生和友人称为一代德行高洁的“贞儒”。这在同时代信奉儒家学说者当中,委实并不多见。1982年,在纪念霁园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八十多岁的门人郑安国写道:“炙清规,仰钻高坚,言必正、行必孝慈,而教勉必以身先;心耘力耕,汲汲无分寒暑;严责己,宽以待人;朴学自奋,以诗文为余事。身栖山林而心不忘扶世长民。亲朋服其直谅,乡里感其谦谨。其贞纯气节,至死不变。夫岂不足为人生标率,而仅及门数百千人衷心折悦而已焉耶!吾以企瞻风义、推崇华夏文教,诚有不能已于言者,尚望后学其共鉴及之矣。”类似的评价均见于杨门子弟的著述之中,真是不胜枚举。

其次,他穷其一生,潜心研读经史古文,无论经传史学、文字训诂都留下丰硕的学术成果。如著有《庸溪日录》三十余册,内载诗文笔记,凡所读的经史诸子及其研究等书籍,他都作了精细的批注,譬如让学者感到难读难解的《易经》一书,他自然无例外地予以批注。而令人意想不到的,连汉代扬雄模仿《易经》所作的《太玄经》,他也不曾放过。凡扬雄模仿《易经》所分八十一首,所拟六十四卦,他都一一给予批注,而这些批注颇富参考价值。诚如门人所称,“《庸溪日录》无一日

间漏,无一字脱失,实稀世难得文献”。可惜以上著述毁于“文革”浩劫,从难得残存的片简残牍和被其他书籍、笔记引用的只言片语看来,其研究所下的工夫的确很深。譬如“文家十贤”论,对于我国经史诸子学说源流的探究,能够钩玄提要,发人所未发,极具可贵的创新精神。又如怎样研读经史,宜从何处入门的论述,均独具慧眼,多含真知灼见,其裨益后学当难以估量。

再次,古诗文著作极富,尚存有《黄林集》、《傅港集》、《五慎山馆联语》三种刊印行世。1982年后,又有门生郑安国、何象耕等收集行世的残存遗稿,编印为《霁园先生诗文选集》、《西园笔记》、《五慎山馆文续集》等,计四册,国内各大图书馆都有庋藏。国内不少书刊杂志时见选录霁园先生的文学作品以及学术论述片断,如毛谷风编的《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刊登他的诗作六首,《宁波耆旧诗》、《宁波地名诗》也选刊多首,省市县镇族地方志谱中更有不少篇章给以录登。他创作的集句、联语数量众多,在浙东文化场所常被作为楹联使用。

此外,他的书法艺术独辟蹊径,卓具功力。其中行草尤为出色。门人称:初师王羲之,兼习汉魏名碑、唐宋法帖,后取法张旭、怀素,尤得力于《瘞鹤铭》,平日对黄山谷、傅晋庐论书意见深表赞同,黄谓“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态也。”傅谓:“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他也常以此教导弟子。霁园先生的书法,浑厚朴拙,不怪不巧,笔力周到,骨肉匀称,虽平时随手挥洒的书札,亦无不雅致庄严。1985年,香港《书谱》杂志曾以“鄞县书家”为题,将其遗墨影印发表。霁园先生不但善书,而且对书法理论颇有研究,独具精辟的见解。1993年,门人郑玉浦曾撰文阐述霁园先生对《张迁碑》考证

的成果,博得国内外方家好评。

霁园先生是位出色的国学教育专家,他一生从事国学教育工作,威望很高,成绩斐然。其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史诸子古文、旧体诗歌、传统书艺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末,先后培育了数百名学生。此时,全国包括鄞县在内已经陆续兴办了不少各级各类学校,开设多门学科,而专以国学为内容且系私人举办的书塾,本身又没有什么政界、商界作为有力支撑的后盾,其生存极为不易,办得好更是谈何容易。可霁园先生的国学教育不但能够维持,而且凝聚力特强,硬是像磁铁一样吸引着那么多年轻有为的莘莘学子,这真令人为之惊诧不已。特别难得的是,在他诞辰百年纪念之际,当年的门生(都是花甲以上的老人)群聚一起,缅怀往昔,对恩师感激莫名,竟丝毫不减于当年。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求酬报师恩的机会,流传着很多让人感慨万千的杏坛佳话。霁园先生在三十个教坛寒暑中,一边勤勉不懈地从事国学研究,一边按照儒家办学思想和方法,参以历来国学教育的成功先例,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创造了卓有成效的经验和办法,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有些成功的经验显然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1. 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不论是“余园”、“又园”,还是“殷斋”,都是周边宁静、活动场地比较宽敞的去处,其中前者为瞻岐西岙一带的僻寺孤祠,后者是东钱湖畔乡绅旧宅,其间或山色宜人,或湖光幽静,大都有利于弟子潜心读书,静心修养。除了安排极少数高足独处学习之外,其余都在先生管教之下过着集体生活,他们无论修身还是学业,都能得到均衡的发展。据当年门人追忆,先生边教边读,以此为乐,夙兴夜寐,休息极少,门人们也勤勉有加。

2. 具有超强的人格魅力。霁园先生在德行修身养性和刻苦钻研学问方面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经史学术研究

的杰出造诣和诗文辞章的不凡创作之间密切的融合,更使他的人格魅力熠熠生辉,让门人有“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衷心感佩。门人对他朴学笃行,品德高尚,凡事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一直非常仰慕。因为先生一贯严格的要求,也因为受其长时期的熏陶影响,门人多能自觉地恪守传统道德,以无愧于“杨门后人”自勉。

3. 严格要求与循循善诱融为一体。这是教学之所以取得极为可观成绩的重要原因。他的门人几乎都拥有扎实的国学功底,能够阅读未经断句的经史古籍,能得心应手地写得一手流畅的古文。此外,在他教导之下,不少人由衷爱好并勤奋地写作旧体诗文,以至出版个人诗集文集,成为旧体诗文写作的高手。至于提起毛笔能够书写“杨体”书法,那几乎是所有门生共同的看家本事。

4. 尊师爱生,教学相长。门生追叙他任教时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呕心沥血,每晚睡眠总是不超过四五小时。他并不满足于渊博而卓越的学识,全面而过人的能力,不但向弟子传授理论心得,更注重培养实际能力的习得,使门人如坐春风。在他热情的鼓励之下,弟子们不但相互间经常互作诗词唱和,而且与先生也不时有唱和酬答,往往一人开头,数人乃至数以十人唱和,似乎不知有终,其场面甚为壮观。他乐于在推敲修改门生的习作时圈点赞扬,不摆先生架子。在与门生通信时总是不厌其烦,循循善诱。据郑安国回忆,他曾经将先生给他的书札(共计一百二十余封)分类,有“日常通问”、“时事论述”、“诗文训导”三大部分,离开先生的时候,经常欣赏观摩,奉为至宝。周采泉兄弟俩酷爱诗歌创作,他们晚年珍藏的早年诗歌习作,均有霁园先生极为精到的圈点和评语,读着这些“作业本”,想见其人其事,实在令人感动不已。

5. 根据各人特点,实行“因材施教”。这也是他颇得门人

之心的行教原则之一。他对于一些有自学能力的高足另辟书房,平日只予巧妙的点拨,对稍稚嫩者才多作讲授提携。“三人行,必有吾师”,他鼓励门人走出书斋,转益多师,努力学习吸收同时代人的高学识、新成果,不断充实自身,实现各自的人生理想抱负。门人朱浩、朱君襄等去听康有为设于上海的天游书院讲学,郑安国等访陈宝琛、郑孝胥以及其他海内名流,都得到了霁园先生的肯定。周采泉昆仲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有一定造诣的文人,霁园先生认为他们既是自己的学生,也应该是父辈学术文化的继承者,周门与杨门自然应该通同合作。

霁园先生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与国学教育,取得了丰厚的业绩,丰厚的业绩赢来了崇高的声誉,也由此体现了崇高的人生价值。教育者的人生价值最终在于培育人才,在霁园先生教导之下砥砺成材的不啻百人。弟子们虽然从事于教育、医疗、商界职员、军政文案等不同行业,但骨子里却有一样是共同的,这就是文人学者。因为受到过良好的国学教育,对旧学下过很深的功夫,他们不但能深度阅读古籍和写作古文,写得一手“杨体”书法,而且还习惯于时发兴感,娴熟地运用旧体诗歌体裁、格律、音韵,写出为数不少的旧体诗词以及联语、集句等作品。他们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之外,兼好文学,或为诗人,或为古文家,或为作家,或为书法家、篆刻家,都不乏著作行世,且有出色的业绩。如朱骧有《西港集》、《囊斋文存》,朱深水有《海抱楼文》,朱芝篆有《蠖庐诗文》,张君武有《天机楼诗》,周维泉有《太白山诗文集》,郑安国有《鼻峰诗选》,何仲刚有《柘叟残稿》,胡彤父有《善藏楼诗》,桑文磁有《描写性词语类编》、主编的《宁波耆旧诗》,卢石臣有《庐静安诗词选》、《石臣印存》、《阿育王寺胜迹印谱》,李钦云有《培园诗草》、《澹志斋诗选》、《补翁诗存》,周采泉有《老学斋全集》

(含诗二卷),郑玉浦有《对联集句精华》、合著多种,陈道生有《鄞峰诗存》,难以一一加以尽述。因为杨门弟子数以百计,上述几位只是其中的佼佼者。除了个人家藏或出版的诗集之外,被录入当代选本的也不罕见。如毛谷风编的《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选刊了周维泉、周采泉昆仲诗 12 首,《宁波地名诗》录入朱骧等诗作 14 首。由于当时教学切磋的需要,也由于师友之间情深意笃,相互之间唱和酬答似乎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制度”,在他们各自的集子里,大多附有若干老师和同窗的作品。

综观杨门弟子的旧体诗歌,可知他们用大量篇幅讴歌了宁波一带的乡情风物,表达了热爱家乡和人民的感情,至今诵读起来仍颇有兴味。譬如张君武的《大松(嵩)所》:“编竹为篱密密遮,傍城谁种一田瓜。横江暑压千重雨,满郭山开六月花。儿女衣裳金作缕,渔盐海市浪淘沙。向来冠盖门前路,剧变荒凉惜外家。”这大嵩所建立于明初,筑有所城,城高 6 米,周长 2500 米(这就是诗中所述的“城”),驻军千户,有正副千户 3 名、镇抚 2 名、百户 10 名(这就是诗中所述的“冠盖”),每百户属下有军士百名,军户一律在城外安家(这就是诗中所述的“外家”),诗人对大嵩所的今昔变迁感慨良多,读者虽不一定要予以共鸣,但却由此可以知道这个不起眼的靠山乡村,原来有着这么辉煌过去。周岐隐的《游天童绝句》:“清风一路引春衣,雨后看山入翠微。指点云林如读画,万松深处两僧归。梵宫池畔晚风清,太白峰前落日明。郁郁大山擎大寺,万千绀碧气峥嵘。”开头“引春衣”就把大自然的柔情蜜意刻画得十分生动,接下来通过一幅幅画面,写出了该寺壮丽不俗的气象,抒发了诗人为家乡有此古老而辉煌的建筑而产生的自豪心情。

他们虽都出身于“海陬山尾”,但也有不少人闯荡外面世

界,跋涉黄河、长江,甚至远及塞外,寻觅并吸取奇山大川的灵感。胡彤父就是很有才气的一位,他在《游金山寺》中写道:“石穴无风夏亦凉,布帆浑似白鸥翔。凌空更为浮图幸,不共雷峰坍夕阳。”诗的意境豪放开阔,隐括、比喻、对比运用恰到好处。张君武投笔从戎,渴望建功立业。他的《梅花岭谒史阁部墓》这样写:“遗庙人知重,孤坟草不侵。文山(指文天祥)同碧血,正学(指方孝孺)一丹心。大树风声壮,雄城战气阴。梅花何解意,埋恨九泉深。”在旅途中瞻仰到的古代英雄豪杰的遗迹,使他心系神往,浮想联翩,热血沸腾。

表达对师长同窗和亲人的眷念之情,在杨门弟子的诗文中作品中不但触目可见,而且值得反复咏叹,往往令人心绪久久难以平静。周采泉对诗的爱好可谓无日不忘,呕心沥血,伴其一生,他的诗往往以情动人。如《悼亡》中写道:“三尺新阡一尺棺,饰终如此太寒酸!创痍痛定还思痛,窀穸完时恨未完。驹隙光阴如梦短,垆头月色比家寒。愁深直欲将身殉,未尽天年死亦难。”老人把亡妻遗骸送入坟地,其悲痛欲绝几乎不能自持的情景,如在目前。《又梦亡妻》:“又是卿卿入梦来,惊鸿一瞥即分开。山盟海誓停红烛,地老天荒判夜台。同穴终当遵宿诺,空床何以抑悲哀!我非太上忘情者,历历前尘寸寸灰。”这是写日后怀念老妻的,当年相濡以沫,恩爱情笃,今日不禁悲哀难遣。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杨门弟子不少已经谢世,健在的也垂垂老矣,但他们身历了祖国的巨大变化之后,诗情画意萌发,纷纷参加了宁波诗社。何仲刚、桑文磁、卢石臣、郑学浦等都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在宁波文化乃至旅游景点开发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拿镇海区政协编写的《镇海名胜·招宝山今人诗抄》所收录的诗词来说,里边清一色的都是杨门子弟的作品。如《松谷候涛》是卢石臣的诗作:“行尽

南坡半谷松，蜿蜒云里翻青龙。山人闲坐浓荫下，为听涛声候晚风。”诗的前两句描写山景特征，后两句不着痕迹地点染招宝山旧名候涛山，抒发了游人优游闲适的心情。另两首是何仲刚的《碉堡旧迹》：“长天东望浩无边，骇浪惊涛年复年。抗击豺狼留史笔，只今海上静烽烟。”诗由古碉堡兴感，从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着眼，有感于招宝山昔日的惊险和今日的宁静，表达了诗人爱国的情怀。桑文磁的《瞻仰吴公纪功碑》：“胆肝恢宏包海天，功成一炮史无前。鼙声广炙人民口，不独碑文千字传。”该诗歌颂了中法战争镇海之役的一位爱国志士，他就是被镇海人昵称为“吴大佬”的守备吴杰。桑文磁还撰写了山门楹联，歌颂戚继光和吴杰抵抗外敌的功绩；郑学浦咏招宝山月城的七律诗则感慨良深，被园林处镌刻在十分醒目的岩壁上。

“文革”以后，霁园先生若干残存于门人手中的作品，被门人收集于油印本《杨霁园先生诗文选集》之中，书名由沙孟海先生题签。孟海先生也是东乡人士，16岁那年攻小篆，曾奉命用小篆临写霁园先生所撰的《李氏祠堂记》文，所写的篆字竟无一失误。这件事既考验了孟海先生学习古文字的卓越能力，也是一段书坛佳话。

孟海先生晚年曾主动对笔者谈起有关霁园先生的两件事：一是霁园先生被冤羁于古林时，他在重庆闻讯后即加以营救，然霁园先生先已由他人帮助获释返宅，此事杨门师徒一直不曾知道。二是对于诗文选集题签一事，他倒是缄口不提，因为他替人办事总是尽力而为，可又低调行事，这是其为人的一贯风格。但他说，鄞县有人来过他家，说了这件事，他对霁园先生书稿能够付梓感到欣慰，即使仅仅是油印本。

笔者在想，现在鄞州区政协整理出版霁园先生的诗文，这不但是杨门子弟及浙东文化人士为之高兴之事，也是孟海